

阿玛尔纳时代埃及与巴比伦的关系*

袁指挥, 刘凤华

(东北师范大学 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 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在阿玛尔纳时代, 埃及与巴比伦的关系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 在亚述兴起之前, 埃及对巴比伦的政策是通过物质资助来换取巴比伦的支持, 而巴比伦在政治上与埃及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目的是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 第二个时期, 亚述兴起之后, 巴比伦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为了换取埃及的支持, 开始放弃苛刻的经济外交政策, 提高了对政治地位的关注, 而埃及出于牵制巴比伦的目的, 不顾巴比伦的反对最终承认了亚述。

〔关键词〕阿玛尔纳时代; 埃及; 巴比伦; 关系; 近东; 中东

〔中图分类号〕K4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215(2004)03-0004-05

在阿玛尔纳时代, 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中东大国之间的外交往来。其中, 埃及与巴比伦的关系是大国关系中重要的一环, 经济利益上的博弈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特征。对于埃及和巴比伦的关系, 西方学者在释读阿玛尔纳书信的过程中就给予了充分的重视。经过学者们不懈的努力, 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综合性研究上, 以加拿大著名埃及学家拉德方德的《古代的埃及、迦南和以色列》为代表, 他在第二部分论述了新王国时代埃及与近东的联系与交往, 对阿玛尔纳时代的埃及与巴比伦的关系给予了一定的注意。在专门性的研究上, 科恩和韦斯特布卢克主编的《阿玛尔纳外交》是近年来的新成就和新成果, 该书的编者运用外交学和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和方法从各个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其中, 有些章节着重论述了埃及和巴比伦之间的外交关系。在国内, 至今还没有看到专门性的论述, 刘文鹏先生的专著《古代埃及史》的第七章的第三节谈到了阿玛尔纳书简和埃及的对外关系。

阿玛尔纳时代, 一般把它确定为埃及迁都阿玛尔纳的时期, 即以埃赫那吞统治的第5年实行宗教改革到埃赫那吞统治的终结。^{〔1〕〔2〕〔3〕〔4〕〔5〕}但是, 从埃赫那吞的宗教改革来说, 早在阿蒙霍特普三世统

治时代, 就出现了渐进的改革。埃赫那吞死后, 图坦哈蒙在其第5年才放弃改革的。从阿玛尔纳书信的年代来看, 覆盖了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的第30年到图坦哈蒙统治第1/2年。从近东的格局的演变来说, 正是在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晚年开始出现迹象, 到图坦哈蒙去世才基本完成, 形成了四级格局。所以, 将埃及的宗教改革、阿玛尔纳书信所在的年代和埃及—近东的关系相结合, 我们认为, 将阿玛尔纳时代作为一个国际关系的年代, 应该始于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30年, 终于图坦哈蒙统治的结束。现在的一些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认为人们错误地将阿玛尔纳时代仅限于埃赫那吞统治的时代。^{〔4〕}

一、概述

阿玛尔纳书信将巴比伦称为卡拉都尼亚什或卡拉都尼舍, 该名称是巴比伦尼亚地区迦喜特王朝的官方名字。早在图特摩斯三世第八次远征时, 巴比伦(S' - n- g- r') 就给埃及送来了礼物。^{〔6〕} 卡拉尹达什是第一个与埃及建立直接外交关系的迦喜特国王, 因为后来的迦喜特国王布尔那布里阿什曾说: “卡拉尹达什时代起, 因为你的祖先的信使定期到我的祖先那里去, 一直到现在, 他们(指祖先)都是朋友。”^{〔7〕} 卡拉尹达什将女儿嫁给了当时的埃及法老

*〔收稿日期〕2004-02-11

〔作者简介〕袁指挥(1977-), 男, 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2003级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古代近东文明。

图特摩斯四世,以加强两国的关系。^[8]两国的友好关系在其继任者库里沓勒珠一世统治时代继续保持着,库里沓勒珠将女儿嫁给了阿蒙霍特普三世,并曾经拒绝参加迦南反埃及同盟。^[7]在迦喜特诸王中,阿玛尔纳书信中提到的只有卡迭什曼恩利勒和库里沓勒珠二世,至今尚未发现库里沓勒珠一世的外交文书,因此,凯臣将库里沓勒珠一世的统治年代确定为前阿玛尔纳时代。他提出了迦喜特王与阿蒙霍特普三世的对照年代^[5]:

埃及	巴比伦
阿蒙霍特普三世 BC1391- BC1353	库里沓勒珠一世 ? - BCI375 卡迭什曼恩利勒一世 BCI375- BCI360 布尔那布里阿什二世 BCI360- BCI333

笔者参考有关资料的年代分期,并结合凯臣的分期法提出下列巴比伦与埃及的对照年代^{[5][9][10]}:

埃及	巴比伦
图特摩斯四世 BC1400- BC1391	库里沓勒珠一世 ? - 1374
阿蒙霍特普三世 BC1391- BC1353	卡迭什曼恩利勒一世 BCI374- BCI360
埃赫那吞 BC1353- BC1336	布尔那布里阿仁二世 BCI360- BCI333
斯门卡拉 BC1336- BC1322	库里沓勒珠二世 BCI333- 1308

卡迭什曼恩利勒一世也将女儿嫁给了阿蒙霍特普三世,重新认定了两国关系。

巴比伦与埃及的关系主要是经济关系,由于迦喜特人统治下的巴比伦远离叙、巴地区,再加上迦喜特巴比伦的国力远不如古巴比伦和新巴比伦,所以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有效地控制商路,获得自身所需的短缺物品。面对这种形势,巴比伦必须与埃及建立外交关系,借此分享中东地区商品贸易带来的实惠。卡拉尹达什与埃及法老图特摩斯四世建立直接外交关系后,获得了金属和木材等产品,尤其是埃及的黄金,这使得巴比伦的经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从而使卡拉尹达什得到了“巴比伦之王,苏美尔和阿卡德之五,卡什苏人(Kashshu- people)和卡拉都尼阿什之王”的前所未有的头衔。库里沓勒珠一世的名字出现在许多建筑物的铭文中,更为重要的是,库里沓勒珠一世还修建了迦喜特王朝最宏伟的建筑物——杜尔·库里沓勒珠要塞的基础工程。^[8]这一切都与埃及建交是密切相关的,正是由于得到了埃及的承认,获得了进入中东商业网络的准入权,才使迦喜特王朝的经济得到了发展,壮大了王室的经济力量,提高了国王的威望。

二、埃及与巴比伦的斗争、合作关系

在阿玛尔纳时代,巴比伦一如既往地执行着经济外交政策。巴比伦的外交目的既不像亚述那样追求大国的平等地位,也不像米坦尼那样寻求同盟关系,而是实现最大的经济利益。^[11]只要能获取经济利益,巴比伦不会放过任何机会,有时到了卑贱的地步。“现在,我兄弟送给2米那(货币单位)黄金作为礼物,如今,倘若黄金很多的话,送给我像你祖先曾经送的那么多的黄金,但是若黄金短缺的话,请送给我你祖先曾送得黄金的一半。”^[7]巴比伦不仅在埃及特产——黄金——的要求上表现得如此露骨,而且在工艺品上也是如此。布尔那布里阿什二世曾向法老要木制动物雕刻品,他说:“但是,如果手头有一些旧的,我的信使什恩·狄苏沓波一到你那里,让他们立即借兵车并来我这里。让他们准备一些新的以备将来使用,当我的信使与你的信使到这里时,让他们将它们一起带到这里来”。^[7]布尔那布里阿什二世在另一封信里再次谈到这个问题,“如果旧的木雕在数量上够的话,让他们立即给我带来。如果旧的不够,让他们(木匠)刻一些新的,让商人萨尔木把它们带给我。若商人萨尔木已经离开埃及的话,那么,让你派往我这里的信使顺便带来。”^[7]

巴比伦的经济外交策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自诩“自给自足”来提高经济地位。巴比伦王一般宣扬两国“什么都不缺”,“此外,正像我被告诉的,在我兄弟的国家里应有尽有,我兄弟绝不需要任何东西。而且,在我的国家里也是应有尽有。对我而言,我绝不需要任何东西”。^[7]巴比伦王不仅说他的国家富庶,而且还表示可以为法老提供一切必需物品,“写信告诉我你所需要的我国的东西,以便我送给你。”^[7]巴比伦试图通过这种“夸富”的策略来掩盖其物品的短缺与匮乏,进而提高商贸往来中的地位,更有效地获取本国所需的物品。

其次,利用外交联姻来获取物品财富,实现其经济外交的最终目的。巴比伦王卡迭什曼恩利勒利用法老不肯外嫁埃及公主的心理,来抬高女儿的聘礼

的价值。他在要求一名埃及公主时，遭到法老拒绝，然后要求一名平民妇女，但同样遭到法老拒绝，^[7]于是他便揭露法老伪善的面孔，以获取婚姻协商中的有利地位。法老对于巴比伦的这种做法，曾这样加以讽刺：“你出嫁女儿是为了从邻国获得一块黄金，这是一件绝妙的事情。”^[7]

再次，巴比伦以从事工程建设为借口，来求埃及奉送黄金。“愿我兄弟送给我大量上乘黄金，以便使我完成我的工作。”^[7]“现在，我的神庙上的工程是巨大的，我正忙着把它完成，送给我大量黄金。”^[7]巴比伦王也以工程所需向埃及要聘礼。

最后，巴比伦以两国路途遥远为由，拖欠法老礼物，为没有及时给埃及法老送礼物进行辩护。“正像我被告知的那样，旅行困难，大海阻隔，气候炎热。我不能送许多漂亮的礼物。我送给我兄弟4米那天青石作为例行的礼物。另外，我送给我兄弟5队马匹。天气一转好，我的下一个信使将会到埃及，我将给我兄弟带去许多漂亮的礼物。”^[7]

付出最小的经济代价，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是巴比伦对埃及经济外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埃及外交的目的，是获得巴比伦对其叙、巴霸权的承认，并且获得巴比伦的礼物以加强自身的地位与权威。除了互相利用和补充外，两国也有矛盾和斗争的一面，埃及与巴比伦在经济、政治上互不相让，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第一，在经济上，两国的斗争主要集中在外交联姻的聘礼与商贸往来的安全方面。

当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向巴比伦王卡迭什曼恩利勒提出联姻要求时，巴比伦王表示，从未听说过远嫁埃及的姐姐的任何消息，不知姐姐的生死，不肯将女儿嫁给法老，继而这样反驳法老：“至于我兄弟写信给我谈的婚姻的事，你说：‘我想要你的女儿’，为什么你应该娶她呢？……我有女儿，但她们的丈夫一定是国王或具有王家血统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我才会将女儿嫁给他。没有一个国王会将他的女儿嫁给非王家血统的人。你有女儿，为什么不送给我一个呢？”^[7]当法老以埃及公主从不外嫁为由拒绝巴比伦王卡迭什曼恩利勒时，巴比伦王再一次刁难法老，“别人家的成年女儿，美丽的妇女，一定会有。送给我一个漂亮的妇女，权当是你的女儿。”^[7]但再次遭到法老的拒绝，此时巴比伦王成功地戳穿了法老所谓的“传统禁忌”的谎言，获得了道义上的优势。他同时表示不会像法老那样做，相反将女儿嫁给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以此来增强自身

的道义优势。然后他向阿蒙霍特普三世下最后通牒，“如果在今年夏天塔木兹或阿卜月里，你送来我所需要的黄金，我将我的女儿送给你……但是，倘若在塔木兹或阿卜月里，你没送来黄金……我不把我的女儿送给你。”^[7]在这种情形之下，阿蒙霍特普三世只好送给卡迭什曼恩利勒大量名贵家具和摆设品作为礼物，仅黄金就有10米那7舍卡尔，白银有1米那8.5舍卡尔。^[7]最终，两国在联姻的各个方面达成了协议，巴比伦在经济上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埃及则树立了其在近东“大国中的老大哥”的权威和地位。

在正常的贸易往来上，巴比伦要求埃及保护本国商人，并为维护商人的生命财产同埃及作了一定的斗争。巴比伦王布尔那布里阿什曾在信中这样写道：“再者，我派往你那里的我的信使萨尔木的一个商队两次遭到抢劫……我兄将会什么时候判决这个案子？……他的物品应该归还给他，他理应得到所遭损失的赔偿。”^[7]但是，阿蒙霍特普三世可能并未给予充分的重视，以致在埃赫那吞统治时期事态更为恶化。布尔那布里阿什二世写信给埃赫那吞：

现在，我的商人与阿胡·塔布前去做买卖途中被扣留在迦南。阿胡·塔布继续前往我兄弟那里之后，巴鲁摩的儿子苏姆·阿达与阿克城的萨特那之子苏塔特纳派他们的人杀害了我的商人们，抢走了他们的钱物。^[7]

巴比伦王要求法老干预，赔偿损失，处死肇事者。他强调说：“如果你不把这些入处死，那么他们还会杀人，不论是我的商队还是你的商队，我们之间的信使往来因此会被切断。”这暗示了巴比伦王对法老消极应付的不满，他将埃及商队牵扯进去，以此让法老明白这种杀人越货行为的危害性，进而能采取有效的措施。

第二，在政治上，巴比伦要求法老重视、承认其大国地位。

由于巴比伦远离大国争夺的焦点地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对埃及来说，远不如其他大国重要，所以遭到了埃及的轻视，这种政治上的轻视严重影响了巴比伦的商贸利益和经济地位。巴比伦为了增强其经济地位，获取经济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为提高政治地位而与埃及进行了斗争。卡迭什曼恩利勒对阿蒙霍特普三世将他送给埃及的战车不加区别地与市长们的战车放在一起深表不满，他认为阿蒙霍特普三世“在你所在的国家面前贬低了它们。”^[7]卡迭什曼恩利勒对阿蒙霍特普三世讲道：“当你庆祝一个

盛大节日时,你没有派你的信使到我这里说:‘请到(埃及)吃饭与喝酒’。你没有给我送来与节日有关的礼物。”^[7]并且表示他已经建了一所新房子,即将举行开门仪式,邀请法老与他一起吃喝,^[7]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巴比伦王的不满与抗议。布尔那布里阿什对法老没有问候他的健康而“变得愤怒”,直到法老派遣信使做出解释,巴比伦王才不生气了。^[7]巴比伦追求政治上的大国地位,本质上是服务于它的经济外交的。

三、亚述兴起对埃及与巴比伦关系的影响

亚述自埃卡拉图王朝的伊什美达干失去霸权后,就不得不臣服于埃兰和埃什嫩那以及巴比伦。在古巴比伦王汉谟拉比同埃兰、拉尔萨、埃什嫩那等强国进行争霸时,亚述地区的各小国依附于各强国以图生存。^[12]亚述早在图特摩斯三世第2次远征时,就给埃及送来了礼物。不久,又第二次送来了礼物。^[6]凯臣认为,可能亚述在图特摩斯三世第8次远征时送来了礼物。但是,米坦尼扩张势力时,亚述被米坦尼王索斯塔塔尔吞并。凯臣说,自从埃及与米坦尼议和以后,亚述就不在埃及的文献中出现,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阿玛尔纳书信所在的时代晚期。^[5]可能在这段时间内,亚述处于异族的统治之下,亚述臣服于米坦尼的同时又臣服于巴比伦。^[8]

亚述的名称出现在卡那克阿蒙神庙第10塔门北侧雕像上的阿蒙霍特普三世的地名单上,^[5]或许表明了此时亚述开始逐渐摆脱了附属国的地位而重新崛起。逐渐恢复元气的亚述在埃赫那吞统治时期,要求埃及承认其大国地位,为此阿淑尔乌巴里特写信给法老:

亚述王阿淑尔乌巴里特致埃及王。愿你、你的家族、你的国家、你的战车和你的军队都好!我派我的信使到你那里去访问你和你的国家。直到现在,我的祖先还没有给你写过信;今天,我写信给你。我送给你1辆精美的战车、2匹马和1枚天然的天青石 Date-stone 作为礼物。他将进行访问,然后离开返回这里。^[7]

巴比伦对北方的亚述的一举一动都看到眼里,他对埃及接待亚述使者表示抗议:“现在,至于我的亚述属国,我没有派他们到你那里。(可直译为:我不是派他们到你那里的那个人)为什么他们自己擅自到你的国家?如果你爱我,那么他们将一事无成。请将两手空空的他们赶回我这里来。”^[7]

我们从书信 EA9 及以后的书信可以看到,布尔那布里阿什二世几次提及祖先同埃及的友好关系,

这或许表明了巴比伦希望以此促使埃及拒绝承认亚述。在书信 EA9 中,布尔那布里阿什回顾了先祖库里查勒珠一世对埃及友好,而没有加入迦南反埃及同盟。紧接着,布尔那布里阿什二世讲述了自卡拉尹达什时代以来两国的友好关系。^[7]在书信 EA11 中,巴比伦王又提到了库里查勒珠二世与埃及的密切关系。这种近似于米坦尼书信里的强调两国传统友谊的做法在以前的书信里从未出现过,这或许是巴比伦在亚述兴起的背景下采取的积极的外交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布尔那布里阿什二世与埃赫那吞联姻中表现出来的爽快与其父卡迭什曼恩利勒与阿蒙霍特普三世的激烈的讨价还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或许反映了在亚述崛起的新形势下巴比伦出于抑制亚述的考虑而做出的重大让步。布尔那布里阿什二世在信中这样写道:“在你父亲的妻子被哀悼之后,我派出信使胡阿及译员……到你那里。我写下如下的话,‘国王的女儿……曾经被带给你父亲。让他们带另外一个给你’。”^[7]

尽管,对于亚述的兴起,巴比伦作出了积极的反应,试图说服埃及不给亚述应有的地位。但是,随着亚述力量的增强和近东格局的变化,埃及最终做出了承认亚述的政治选择。在书信 EA16 中,亚述王阿淑尔乌巴里特与埃及法老埃赫那吞以“兄弟”相称,并且将彼此称为“伟大的王”,这与书信 EA15 中单单称呼“亚述王”和“埃及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称呼的改变表明了亚述至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得到了埃及的承认。从书信 EA16 中提到的信使往来和礼物互赠表明了两国的关系已经很密切了。那么,埃及到底什么时候承认亚述的呢?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确定书信 EA16 的年代,但是,对于这封信的收信人的名字,至今尚有争议^[7]:

努德查恩: $^m n [a- a] p- h u- [r] i- i- x$

戈登: $^m [h u- [r] u / [r] a- h u- ri- i] ta- [x- x$

莫瑞恩: $h pr- h prw- r'$ (这是阿伊的王位名 kheperkheprure)

如果,努德查恩的读法正确的话,那么,我们综合书信 EA9、EA15 和 EA16,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埃及没有理会巴比伦的抗议,很快就承认了亚述。如果莫瑞恩的读法正确,我们结合书信 EA16: 22-31 提到的亚述要求取得与当年米坦尼一样的地位,这说明了埃及对亚述承认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从而可以设想,埃及在充分考虑了巴比伦的意见的基础上,权衡利弊才承认亚述的。巴比伦王布尔那布里阿什二世最终也接受了亚述兴起的事实,娶了

亚述王阿淑尔乌巴里特的女儿穆巴里塔特·舍鲁阿为妻子,承认了亚述的大国地位。^[13]

四、结语

由于巴比伦远离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对埃及的威胁不是很大,所以埃及对巴比伦的外交政策,显得比较宽容,目的是通过让步得到巴比伦对埃及的政治大国地位的承认。而迦喜特统治下的巴比伦的国力一直比较弱,与它之前的古巴比伦和后来的新巴比伦相差甚远,因此,巴比伦致力于发展经济,要求埃及允许其分享中东贸易圈带来的好处,同时,由于巴比伦远离中东大国争夺的焦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因此,似乎对政治利益漠不关心。但是,在亚述兴起的背景下,巴比伦开始要求其政治地位,这与巴比伦一贯奉行的经济外交路线有所背离。巴比伦为了换取埃及的支持,放弃了刻薄的经济外交政策,对埃及的联姻要求表现了前所未有的爽快。但是,埃及像对待米坦尼一样,并没有被巴比伦的诚意所打动,而是从国家利益出发,出于利用亚述来牵制巴比伦的意图,最终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承认了亚述。

〔参考文献〕

- [1] C. Aldred. The Beginning of the EL-‘Amarna Period [J].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1959, (45).
- [2] C. Aldred. The End of the EL-‘Amarna Period [J].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1957, (43).
- [3] C. Aldred. *Akhenaten, King of Egypt* [M].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8. 291.

- [4] D. B. Redford.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Egypt* [Z].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ol. 1. 2001. 50.
- [5] D. O’Conner, E. H. Cline. *Amenhotep Ⅳ perspective on his reign* [M].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271. 253. 251-252.
- [6] J. H.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06. vol. 2. § 484. § 446. § 449.
- [7] W.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M].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EA10: 8-24. EA1: passim. 2: Rev. 1-5. EA9: 19-38. EA9: 6-18. EA10: 29-42. EA11: Rev 1-5. EA17: 31-41. EA16: 13-17. EA4: 4-22. EA1: 52-62. EA7: 63-72. EA9: 6-18. EA7: 49-62. EA1: passim. 2: 6-13. EA4: 4-22. EA4: 36-50. EA5: 13-33. EA7: 73-82. EA8: 8-21. EA1: 88-98. EA3: 13-22. EA3: 21-31. EA7: 14-32. EA15. EA9: 19-38. EA10: 8-24. EA11: 19-23. EA11: 5-8. EA16: n. 1.
- [8] E. S. Edwar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Ⅲ) [M]. 1. 465-466. 2. 22.
- [9] H. Klengel. *Syria, 300 B. C.* [M]. Akademie Verlag, 1992.
- [10] 吴宇虹. 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史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J]. *历史研究*, 2002, (4).
- [11] R. Westbrook. Babylonian Diplomacy in the Amarna Letters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0, (120): 378. 380. 48.
- [12] 刘文鹏. 古代西亚北非文明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282.
- [13] R. Cohen, R. Westbrook, *Amarna Diplomacy* [M]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48.

The Relations Between Egypt and Babylon in the Amarna Period

YUAN Zhi-hui, LIU Feng-hua

(Th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In Amarna period, the relations of Egypt-Babylon experienced two stages. At the first stage, before the rejuvenation of Assyria, Egypt’s policy to Babylon obtained Babylon’s support through providing the material, but Babylon’s policy to Egypt maximized the economical interest through struggling diametrically. At the second stage, after the rejuvenation of Assyria, Babylon gave up economical diplomacy and promoted the interest to political position, but Egypt acknowledged Assyrian power position in order to check on Babylon.

Key Words: Amarna Period; Egypt; Babylon; Relations; Near East; Middle East

〔责任编辑 葛鑫〕